

OLD MAN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蔡宗齐 译

老人



责 任 编 辑：姚小波

插图、封面设计：郑 宇

老 人

[美]威廉·福克纳 著

蔡宗齐 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32开本 4.875印张 3插图 71,000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50册

书号10111·1457 定价0.94元

(一)

1927年5月间，密西西比州闹过一场水灾^①。当时有这么两个囚犯，其中一个约莫二十五岁光景，高个身材，肚皮干瘪，脸晒得黝黑，满头印第安人似的黑发，那双淡瓷色的眼睛满含愤恨——愤恨的对象既非那些挫败他犯罪图谋的人，甚至也不是把他发落到此地的律师和法官；而是那些作家，以及平装廉价本小说故事中象戴蒙德·狄克、杰西·詹姆斯那一类虚构人物^②。他深信，他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尴尬的地步，与那些以写作为谋生手段的作家的无知轻率大有关系。什么消息他们都一概接受，写来千真万确，维妙维肖，随即零售赚

①密西西比河的这次水灾历时六个多星期，造成三百多人死亡和价值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

②指流行惊险小说中的强盗。

钱。（由于报道不经公证人依法核实，那些以为书报全讲真话、从不追究证明的读者就能更快读到新闻，花上十至十五美分便把新闻传开了。这种做法较之犯罪行为更称得上是犯罪。）其实得来的消息并非真实，而且对于高个儿犯人来说，犯罪的描写也是虚假的。高个儿犯人时常勒住在地里拉犁的骡子（密西西比州没有带围墙的监狱，这个棉花种植园^①里的犯人是在狱卒和模范囚犯^②的枪口下服劳役的），怀着懊恼难言的心情在沉思，搜寻那次与法院、司法部门打交道时听到的那些废话（即是说，他又回到以前惩处他坐班房的那个糊涂法庭里寻找正义），终于把冗长空洞的法律术语拼凑出个意思来：利用邮寄的书刊进行诓骗——他意识到第三类^③邮件系统并非诈取他并不特别希罕的几文破钱，而是骗去他的自由、名誉和自尊心。

他因企图在火车上抢劫而被判了十五年劳

①指建在帕尔奇门的州监狱农场。

②模范囚犯(trusty)指行为表现良好、被给予特殊权益的犯人，常负责监视其他犯人。

③指书籍、报刊等印刷品。

役，十九岁生日刚过不久就入狱了。他作案前曾精心策划，准备一字不差地按照那些假权威本本办事；两年间收集了许多平装廉价小说，读了又读，记住书中的内容，反复考虑和比较不同的故事和犯罪方法，去芜存菁，拟好了切实可行的计划。每当较新的小册子按期出版，他总是不慌不忙地对计划作出精心修改：正如每当最新的邸报传出，认真的裁缝就会巧妙地改动朝觐礼服的式样。后来，当行动的日子来临时，他根本没机会溜进车厢里抢劫手表、戒指、胸针和藏钱的暗带，因为他刚踏上可能运载保险柜、黄金的特快列车就给逮住了。他没有开枪打死什么人，从他身上缴获的手枪虽然能装上子弹，却不是那种真能杀人的手枪。事后他向地区法官承认，他靠替《侦探报》在松山地区的邻居中兜揽订户换来了那支手枪，还有那个里面点了蜡烛的黑灯笼和蒙面用的黑手绢。他心事重重，却又无法在法庭上申诉。这懊恼难言的隐衷使他陷入痛苦的冥想（现在他有的是时间）。他想要的不是金钱，也不是财宝；那不过等于在他自豪的胸膛前别上一枚环饰，如同奥林匹克赛跑运动员挂上了业余运动的金牌——这不过是一种象征，表明他在

当时变幻莫测的生活棋局上也能走出第一步妙着。高个儿犯人无论扶犁踩着黑油油的新翻开的泥土，或者在棉花和玉米地里间苗，或是晚饭后闷闷不乐地躺在床铺上，他老是粗声粗气地骂个不停。他所诅咒的并非那些把他发落到此地的活着的人，而是那些书报上的署名或是那些捕风捉影的怪影。然而他却不知道署名的仅是笔名而已；而那些怪影也并非真有其人。

另一个犯人又矮又胖，脑袋瓜几乎全秃了，肤色苍白，看上去就象踢开腐朽木料堆初次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什么东西。他面带怒容，却又无从发泄，他不象高个儿犯人那样怒形于色。没有人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就连那些把他发落到这儿的人也不例外。他恼恨的对象有所不同，并非那些本本，而是这个自相矛盾的事实：他是不得已自愿选择来这儿的。他被迫在密西西比监狱农场或建在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之间作出挑选。为什么这个面无血色、秃顶的懒虫竟选择在户外阳光下服劳役？这又一次表明他奥秘的性格是多么幽深莫测，多么难以捉摸，就象一件似曾相识的东西从一潭浑浊的死水里冒出来，转瞬间又消失了。囚牢里的同伴没有谁清楚他犯了什么罪，只晓得他被判处

一百九十九年徒刑。这样漫长的刑期简直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不过这种决定本身就意味着犯罪程度之严重，并足以说明他被撵到这儿来正是因为他犯下滔天罪行，以致那些被称为平等正义之支柱和骑士的先生们也无法恪守平等正义的原则，他们变成一帮维护人类体面的盲从的使徒，变成为平熄人类愤怒和仇恨的盲目的工具。因此，在量刑时，这些法官、律师和陪审员串通一气，根本不管什么正义，甚至连法律也置之脑后了。也许只有联邦和州司法官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案件牵涉一个女人和一辆被窃后偷运出州境的小汽车，以及洗劫加油站，枪杀管理员的事件。事发时还有另一个男人在小汽车里。倘若（象那两位司法官那样）瞧上胖犯人一眼，谁都可以断定，象他这样的人，即使借酒壮胆，也是不敢扣枪机杀人的。但是，他却连同那个女人和偷来的小汽车被扣押了，另一个男人，确凿无疑的凶手，则已逃之夭夭了。他在州司法官办公室里被逼上了绝境，头发蓬乱，被折磨得憔悴不堪，冲着面前两位铁石心肠、幸灾乐祸的司法官狂吼；呆在他身后那间接待室里的两个警察正抓住那个大嚷大叫的女人。他被迫作出选择：要么同意走过关

押着那个怒吼女人的房间，这样就能以贩运妇女、盗窃汽车这种较轻的罪名，在联邦法院里受审；要么同意以杀人的罪名接受州法院的判决，这样则可获准从后门悄悄离去，用不着从那个女人身边走过。他选择了后者。他站在被告席上，听着法官(瞥了下面的犯人一眼，似乎这时地区司法官用脚趾踢开了一块腐朽的木板，把犯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宣判他在州监狱农场服劳役一百九十九年。现在，他也时常苦苦地沉思，感到既无能又懊恼(现在他确实有闲工夫来沉思；别人曾教过他扶犁，可他就是学不会。后来他又被送到铁匠工场，但过不了几天，领班的囚犯头目就要求把他调走。所以他现在就象家庭妇女那样，束起围裙，在代理监狱长的营房里干起煮饭、打扫房间之类的活儿)，但他没有拿着扫把发愣，他不似高个儿犯人那样容易外露，因而不为人所觉察。

在四月末尾那几天里，胖犯人开始对同伴们念报纸。傍晚，犯人们拖着脚镣，在武装看守押解下从地里收工回来，晚饭后都聚集在屋檐棚里，胖犯人拿起代理监狱长吃早餐时读过的孟菲斯晨报，把报里的内容大声念给大家听。不过，犯人们对外界不大感兴趣，有的人可能

从未读过报纸，连俄亥俄和密苏里河流域在何方也不了解，有的甚至没见过密西西比河，即使他们过去(近则几天，远则二、三十年以来)就是在这条大河的堤岸荫底下耕耘生息的，在这儿还要度过几个月乃至毕生的时间。由于他们不时听到堤岸背面传来轮船的汽笛声，上星期里又瞥见轮船的烟囱和操舵室从他们头顶六英尺开外大堤上方掠过，才得知堤岸后边有一条河。

他们听着听着，连象高个儿犯人那样可能从未见过比饮马池更宽阔水面的人，不久也懂得了凯罗镇或孟菲斯市那儿水位涨至标杆三十英尺处意味着什么，还学会了饶舌，说什么河泥在沸腾啦。报上叙述了被强行拉去护堤的民工们(黑人白人都有)如何昼夜轮班与不断上涨的洪水搏斗，还描写了一部分民工(哪怕是黑人)如何象他们犯人那样被迫卖苦力，除了领些粗粮，在帐篷里泥巴地上找块栖身的地方之外，什么报酬也得不到。也许是这些报道打动了他们的心。从胖犯人的朗读声中，一个个故事，一幅幅图画浮现出来了：浑身泥巴的白人依旧握着机枪，黑人护堤队伍扛着沙包，象蚂蚁般在大堤的陡坡上蠕动，滑倒的爬起来跟上

队伍，把那些不顶用的沙包扔进滔滔的洪水里，接着就下去扛新的。或许不光是这样，他们可能还惊疑不定地看着灾难步步逼近；正如阿亨诺巴巴斯国王的宫廷里的奴仆们（侍奉王室的、管理浴池的、做面食的、以及狮、熊和大象）眺望着罗马城头的漫天大火^①。他们天天听着有关洪水的报道，不觉间就到了五月。这时，从代理监狱长那儿拿来的报纸已经开始刊登足足有两英寸大的标题——这些断断续续的油墨痕迹，似乎连目不识丁的人亦能理解：洪峰午夜经过孟菲斯市。怀特河两岸四千人无家可归。州长命令国民警卫队出动。下列县份实行军事管制法。胡佛部长^②乘坐红十字列车今晚离开华盛顿。接着，又过了三个夜晚：洪峰已过孟菲斯市。二万二千名灾民在维克斯堡^③安全脱险。军队工程师称大堤能顶住。（现在看来，这则二十四小时前的乐观消息完全错

①卢·多·阿亨诺巴巴斯系罗马暴君尼禄（公元37—68年）的原姓。这里指的是公元64年罗马城发生的大火灾。

②赫·胡佛是美国第31任总统（1929—1933年）。当时他在柯立芝行政当局任商业部长。

③位于亚祖河与密西西比河汇合处的城市。

了，用不着谁去批驳它。这天雨下个不停，不是四、五月间清爽的雷阵雨，而是通常十一、二月间朔风未刮前的绵绵阴雨。犯人们整整一天没下地了。

“我估计今晚准要决堤。”一个犯人说。

“咳，搞不好这场雨非等到淹了这儿才会停。”另一位答道。他们都同意这种揣测，这时大伙想的是，如果天气放晴，哪怕决了堤，滔滔洪水涌进农场，他们还得到地里干活，要不是这场雨，今天就有不少活儿等着他们干。虽说这种想法没半点不合情理，而他们也说不出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但却本能地意识到：他们耕耘的土地和地里长的庄稼既不属于他们这些干活的，也不属于那些用枪口逼着他们干活的看守们。所以无论对于犯人或看守们，播种如同往地里扔沙砾，给棉花玉米间苗如同摆弄纸折的玩艺儿。晚上听完报上的消息，犯人们迷迷糊糊地入睡了；醒来时将又是一天清闲的日子吧。雨点滴在铁皮屋顶上，滴滴嗒嗒地响。午夜时分，刺眼的电灯光和看守的吆喝声把他们都惊醒了，门外传来卡车马达的隆隆声。

“赶快离开这儿！”代理监狱长喊道。他行

装齐备，穿好了雨靴雨衣，提着一挺机枪。
“一个钟头前蒙德码头^①那一带的堤坝崩了，
快起来，撤离这儿！”

①位于帕尔奇门西南方四十英里处。1927 年特大洪水是由此处决堤开始的。

(二)

破晓了，姗姗来迟的晨光布满天际。那两个犯人和二十个同伴们挤在一辆卡车上。开车的是一个模范囚犯，两个荷枪实弹的看守坐在他的身边。犯人们一个紧挨一个地站在高高的、颇象牲口栏的敞篷车箱里，犹如盒子里的一根根火柴，或者说象是铅笔般粗细的线状火药排列在炸药包里。锁着他们脚镣的那条铁链从人们的脚跟、随车晃动不定的大腿、以及夹杂在人群中的镐头铁锹中穿过，铁链的两端分别拴在卡车的钢架上。

随后，他们瞥见了泛滥的洪水。两个多星期以来胖个儿犯人念给他们听的就是关于这场洪水的消息报道。公路的走向朝南，建在隆起的堤岸上。这段本地人称之为垃圾坑的堤岸高出四周的平地八英尺左右，两边挖得坑坑洼洼

的，去年秋天积下的雨水过了冬还未干，更莫提昨天的那场雨了。现在，坑洼全消失了，泥黄色的雨水漫成一片，伸展到坑洼地段以外的田野里去了，浸满了纵横交错的犁沟。这片庄稼地象是一大片斜向天空的窗栅，在灰暗的天色里泛着微光。卡车在快跑。一路上大家的话不多，此时个个都一言不发，脸绷得紧紧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子，伸长脖子，不慌不忙地朝路的西边看，这边地里的犁沟全淹了，看到的只是一平如镜、灰茫茫的一大片水，电线杆和标志地界的树篱僵直地伸出水面，仿佛凝固在巨大的混凝土板件上。

汪洋大水变得多么平静，但看上去并非天真纯朴的样子，却给人一种无动于衷，甚至是矜持的感觉。水面很平，仿佛你都可以上面走动似的；水面是这么平静，以至犯人们走到第一座桥时才意识到水是在流动。桥下是一条锁在渠道里的小溪流，不过沟渠和小溪现在都看不见了，只有那几排柏树和荆棘标志着小溪流经的路线。这儿，他们看到和听到了水流——平平稳稳的水面逆着小溪的流向朝东深沉地缓缓流着（“水在回流。”一个犯人细声说），水面底下传来一股激流微弱而沉闷的咕噜声，

有点象一列火车从街道下方的深处隆隆驶过（哪怕卡车上没有一个犯人能想出这样的比喻），这种声音暗示了一种看不见的高速运动。似乎水流本身也分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层次：漂浮着泡沫碎屑和一堆堆残枝败叶的水面无动于衷地、慢慢地流着，阴险狡猾地掩盖了下面那股洪流的疯狂。再往下面，那条小溪的涓涓细水，按着与洪流相反的方向顺着原来的渠道悄悄地、自由自在地淌流着，满足着自己卑微的目的；这种情形就象在飞奔的特快列车底下，一队蚂蚁在两条钢轨之间静静地爬着，丝毫也没感觉到呼啸而过的疾风，仿佛这股疾风是从土星上刮来的旋风。

这段公路的两侧全淹了，似乎一旦水流的运动被发觉，泛滥的洪水就抛弃骗人的伪装。他们好象观察到水正沿着坑洼地段往上涨。而几英里外，原来只能看见顶端的树丛仿佛从水面拔高了几截，露出了树身的枝叶，宛如一簇簇灌木，点缀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卡车经过黑人住的小屋，水已淹到窗沿，房顶上一个妇人紧拉着蹲在屋脊上的两个小孩，一个男人和一个未成年的小伙子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把一只呼噜嚎叫的猪托向牲口棚的斜顶上，棚

顶的梁脊上一溜地站着一只火鸡和一些小鸡。在牲口棚附近的那垛干草上站着一头母牛，它被拴在从垛子中间伸出来的主杆上，在不停地哞哞直叫。一个黑人男孩骑在无鞍的骡背上，一边鞭打骡子一边拼命叫，双腿紧紧地夹着骡子，往后歪着身子，死死地拽住另一头骡子的缰绳，溅着水行进，挣扎着靠近那个干草垛子。蹲在房顶上的妇人对着驶过的卡车尖声呼喊，棕黄的水面上传来她那微弱而清脆的嗓音。卡车依然在前进着，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了。卡车上的犯人们弄不清究竟是离远了听不见还是她不再呼喊了。

不久，路消失了。路面并不陡峭，在一片浑浊的水中倏然消失。水面平静，看不出任何隆起的痕迹，真有点象巧手操刀游刃那么干净利落。路面，象是要淬火的钢板，悄悄地伸入水中，仿佛它本来就是按这个样子设计筑成的，经历了许多岁月依然保持原貌。卡车停下来了，开车的跳下来，转身走到车箱边取东西，当他从犯人们脚下拉出两把铲子时，不小心猛地扯了一下那条锁着一大串脚镣的铁链。“干啥？”一个犯人疼得哇哇叫，“你想干啥？”开车的一声没吭，走向驾驶室去了。这时，其中

一位看守也从驾驶室里下来了，随身没有带武器。他们两人穿上高至臀部的长统雨靴，每人拿一把铲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水里，一边用铁铲柄来探着水深，一边摸索着行进。此时，刚才喊叫的那个犯人又开口说话了。他年纪已上中年，头发斑白，脸孔有点凶神恶煞。“他们在那儿搞什么名堂？”他问道，这回还是没有人答理他。卡车跟在看守和司机后面，慢慢地开进水里，一忽儿就到了那又深又粘糊的污泥浆中。一看到这种情况，那个犯人又叫起来：“该死的，快解开那条铁链！”他开始挣扎起来，发疯似地甩着身子，撞开身边的人，挤向驾驶室去。他挥起拳头朝驾驶室顶猛捶，破口大骂：“该死的，给我们开锁！给我们开锁！狗娘养的！”他乱骂一气，但没喊出他们的名字来。“他们要淹死我们！快解开铁链！”倘若他穷喊下去，就算有人来开锁，那尖叫声也真要把人吓坏。卡车慢慢地蠕动着，看守和司机继续在前面用铁铲柄探路，另一位看守驾着方向盘，那二十二名犯人象沙丁鱼似的挤在车厢里，他们的脚镣仍然被锁在车身上。原来他们是在过另外一条桥，两条细小的铁栏杆斜斜地爬出水面，到了一段距离就又斜斜地沉入水